

隨軍散記



瀋陽市圖書館藏



陽華散記

卷一

陽華中郎書

陽華中郎書

隨軍散記

沙汀 作

~~知識出版社~~

隨 軍 散 記

每冊國幣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 者 沙 汀

印行者 知識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中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再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三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P) 1-3000

前 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旬，因為魯迅藝術學院有一批同學要上前綫學習，我便也借着這機會，隨同賀龍將軍到了晉西北的嵐縣，一月以後，又跟着他移防冀中平原，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底才分手。

從由延安首途的日子計算起，同他一道生活的時間約有六個月左右。而這本書裏面所寫的，也就是將在那一段時間當中，我可以保留下來的關於他的若干方面的材料，加以整理，剪裁，並又重新複寫一次而成的東西。

但是雖然如此，在當初我是並沒有明確的計劃的，不過有時以為，他的某些言談，行動，足以幫助我們認識他的為人，就隨手記錄下來。事前更未告訴過他，所以有些他的意見，可以算是完全的私人談話，沒有料到會發表的。

有了上面的原因，加之由於不斷的行軍作戰，記錄的時間每每不是在敵我的大炮聲中，便是在夜行軍之後，或者是長談後的深夜，因此寫的人雖欲力求真實，萬一的錯誤恐怕是難免的。而這種錯誤不用說也該由我負責。

末了，我要在這裏感謝同賀龍將軍共同生活了十年，工作了十年的K先生，因為在平日的閒談中，他都不自覺地提

供了好多很可寶貴的意見，使我在理解他的伙伴時能夠有所憑藉因而有了寫出這本書來的勇氣。

一九四〇年三月在重慶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一個晴朗的融雪日子，我們隨着賀龍將軍從延安出發到華北前線去。因為機器出了毛病，我們乘的一輛車開得最遲，當下午三點鐘到達青化邊時，他已經歇下來好久了。

青化邊離延安只有七十里，一個高據在山道上的小小村落。他正在路當中站着和一個青年農人攀談。那是個矮小而瘦削的漢子，一面編織着那種恰和北方人的粗豪相稱的羊毛板帶，一面回答着他的問話。這些詢問多半是關於編織毛織物的知識的，他終於接過手自己嘗試去了。他的周圍繞着一羣隨從的幹部，小孩子和頭纏毛巾的樸實的居民。

我想，不同人類接觸在他是不可能的，好在他的精力也容許他這樣做。當我弄好住處，他又和魯藝的同學們閒談着了。他披着一種短短的灰布羊皮大氅站在山道的邊沿上，而在他的背後則是一列一望無際的高原地帶的峯巒。在落照中看起來這是很迷人的；但吸引着青年人的心的卻是他那關於前線生活的敘述。從他的敘述看來戰爭並不可怕，因為即在離敵人十里路遠近的地區戰士們也一樣生活得很好，上着文化課玩着種種的球類。

— / —

於是有人，大約是莫耶，驚問道：

“那敵人的飛機來了呢？”

“來牠的呀。”

“撓起炸彈來呢？”另一個女同學緊接着問：

“牠扔炸彈嗎，”他微笑着，照舊用他那種滿不在乎的調子回答了，“牠撓炸彈嗎你往防空洞裏躲呀。這是消極的，積極的辦法是拏起槍打。”

他很巧妙地做了一個舉槍瞄準的姿式。

“你們不要擔心，”接着，他又充滿關心地說了，“將來到火線上去我可以派隊伍保護你們。只要一班人就夠了。你們不要看，我們班把人經常同敵人的大隊伍碰呢。像那類山嘴子上呀，你好生隱蔽起，一來就撓他幾個手溜彈再講！”

他的敘述生動而懇切；還一面比着手勢，一面瞬着他那富於表情的眼睛，於是我們這些對戰爭多少抱點恐怖的外行，不但信賴，而且衷心地笑了。然而我們還有別種別樣的顧慮，雖然其中許多是從他那種有問必答，不嫌麻煩的解釋來的。他的智識的廣博也是同學們喜歡向他發問的原因之一。不管你是怎樣的疑難，好像只要經他點醒，人便無須把牠攔在心坎上了。

在許多詢問中有人提到晉西北的筱麥。這點關心可以說是我們大家所共有的，因為出發之前就有人警告過我們，

要我們當心我們的胃口。並且還爲我們描繪了一幕悲喜劇，一個初到岢嵐工作的同志，因爲放肆了一點，多吃了一點，當天深夜便被那種山地居民當成主要食品的異味奪去了生命。

然而當那位細心的同志快要結束他的發問時，賀龍將軍卻不以爲然地大笑了道：

“這有什麼要緊！你只要懂得吃筱麥的規矩就成了呀：醋，辣椒，熱坑。並且筱麥並不難吃！你可以向老百姓買米，買麵，要買他的筱麥可不成。同志！你們小看牠吧！”

他的臉上略略顯出孩子氣的驕傲，摸出煙斗，抽起煙來了。

然而我們的詢問是並不因爲他的吸煙就停止的，他也不以爲我們的問題瑣碎而顯得厭倦。他耐心的告訴了我們一些沿途的情形，風習和掌故，但最重要的是到了米脂，中國古代的美人貂蟬降生地以後，我們每個便有一匹馬騎了。他有着幾十匹馬在郡裏等候我們。談到這種他生平十分喜愛的動物，他又不免着實誇獎了牠們一番，並且用一種頑皮態度，嘲笑了一通延安市面上一部份常見的馬匹。

“讓我形容起你們看吧，”他頗感興會的描摹起來了，“頭這樣一搭搭起，腿子是這樣的，屁股溜尖，你要不打牠兩下呀，牠就連動都不曉得動。給你們講，要我是一個文學家

麼，單憑這一點我就可以寫牠一兩千字！，

他的精彩的刻劃惹得我們大笑了。其間有人擔心冬天騎馬太冷，他截斷他道：

“那有什麼！棉褲一穿，棉襪子一穿，外套這樣子一摟，包管你一點也不冷了。”

我們一直談到天黑纔分手，但半點鐘後，我同其芳又同他圍坐在一張圓桌上了。這圓桌是擺在土地上的，幾塊木板算是凳子，同座的還有我們的一位老鄉，軍事委員會的聯絡參謀陳宏模先生。因為恰巧我們三個都是四川人，賀龍將軍早年又在四川住過很久，所以我們一面吃着麵條燒餅，一面自然而然地談起我們的堪察加來。我們告訴了他一些抗戰後的四川情形，以及一部份混蛋用飛機從燃燒着抗戰的上海接妓女來侑酒之類的瑣事。

他靜靜地傾聽着，罵了一句粗話，深深地嘆息了。

“你們說，這些人要到什麼時候纔進步呢？”

他發出苦笑追問着，隨又沉思似地回答着自己：

“我看要讓日本人通幾大砲纔成。”

於是我們的會食變成了不大快活的會食，至少是沒有原前的活躍和愉快了。我們彼此都感覺有點沉悶。忽然房主人高大的身影出現在窑洞門口，而賀龍將軍的眉宇間又復閃爍着微笑了。那是一個很老的太婆，行動很矯健。

用筷子指點出盛麵的瓦甕，他親切地招呼她道：

“快來盛起吃吧！還多得很。”

“吃過了，同志！”

“至少要吃一碗纔對。”

“早吃過了。”

那饅吃兩個餅子好吧？”

他拏起兩個餅子讓特務員傳遞過去。

二

魯藝的三個女生而外，和她同行的還有兩個婦女同志，全是四川人，一個他叫她做耗子，矮矮的，戴着一頂肉桂色烏打帽。因為丈夫住在楊家結台，中途便下車子。另一個卻要一直同我們去嵐縣工作。賀龍將軍戲呼她做乾女兒，年齡有二十歲左右。

她是四川巴州人，十五六歲時便隨着四方面軍經歷過雪山和草地了。她新近纔從延安的衛生學校卒業。小個子，眼睛大膽得很，恰合她那矯捷的舉止相稱。她回嵐縣的另一個目的是同師部的衛生處長結婚。一個漂亮年青的長征幹部。米脂出發的時候我們走在最前面，沒有見着她的乾父。但當我們正在一條傍河的山道上前進的時候，忽然一陣馬蹄的繁響從背後掩過來了。

最先奔過我們的是賀龍將軍的大青馬。他急馳着牠，一面轉過臉來嚷道：

“趕緊跟上來保護老子呀！——有一把小刀子就成了！”

他把帽子戴得略高一點，衣裾飄揚着，而他騎在馬上的寬大結實的身軀就像定在泥土上的岩石一樣。他的臉色比平日更紅潤，臉上的輪廓也比平日更顯現了。在這種情況下我似乎更加認識了他在性格上的濶大不羈。他嚷叫着，帶着一種氣情溢洋的坦坦白白的嘻笑。他的身影逐漸在北方的塵霧中隱沒了。……

可是我們的女英雄並沒有緊跟上去。我們都是騎老實馬的，加之，這一天要趕一百五十里路，所以當我到達呂家坪的時候，天已經黑盡了。一個守望的老鄉引我們到門口燃着一支洋燭的院子裏去。那裏簷邊擺着一張破舊的方桌，賀龍將軍立刻招呼我們過去，讓我們大吃他的陝北紅棗和得自敵人的咖啡。他的態度是顯得那麼悠閒。

其時他正在和一批先到的同志談着他的另一匹大青馬，當我們休息定了，他又繼續道：

“不但跑得好，”他向我們投着嚴肅的視線，“牠還很有德義呢！比如你前面有人這樣躺起，牠就停下不走了。翻大雪山的時候靠牠救了多少命啊！至少有五六十條。每一次總是好幾個人，尾巴上頸項上都拖得有，我自己還要一手提一

個，就這樣往返了好幾回。要不然死的人會更多些。你們想，山又高又大，又冷，空氣很稀薄，身體壞一點的，還沒喘過氣就倒下去死了。”

片刻不大自然的沉默之後有誰問起他這匹忠實的牲口的蹤跡。

“後來給猴子偷走了。”

他率然地回答着，而一發覺大家驚奇的眼光，他又立刻加以解釋：

“這在西康是常有的事呢。天天看見蠻子騎馬，軍隊騎馬，牠也懂得騎馬了呀。”

兵站部豐富的餐食端出來了。用飯過後，雖然飽食和長途的疲勞使我們渴想睡眠，渴想休息。但整好被褥，我們又陸續走進他的臥室裏去了。那裏有五六位同志在着，在喝着茶。巴州同志的位置和他最近，她捧着茶杯全身靠在一張壁櫃上面。而他自己則佔據着方桌的一面，手拐撐在桌面上，整潔的手指間夾着一支葉子煙捲。

“老實講，”他正在望那位女同志談着話，帶着父親般的掛慮，“你們這種辦法我不贊成。假使每一個幹部都要結婚，都要養孩子，單是生活就麻煩透了，還談得上什麼工作？”

許是忽然警覺出在生人面前批評到個人的私事是不合適的，他停住不講了。他那明澈的眼睛裏略略浮上一層憂

鬱。但吸了幾口煙，向魯藝的幾個男女同學投過親切的一瞥之後，便又就一般的戀愛問題發起議論來了。

他從容地講說着，彷彿一個和善的宣教者一樣。雖然他所用的是活的經驗和活的語言而不是死的教條。他極力反對一杯水主義，說那樣對工作和個人都是極有害的。他對於自己同他那位遠在蘇聯學習的夫人的相愛認為極正常。並且堅決主張政治目標相同應該是男女結合的大前題，其次是互相自愛；“不要撒爛污！”他十分肯定地說。

他的話語看來已經完了，但又忽然嘲弄似地這樣加上一句：

“自然啊，”他靜靜地微笑着，“背後做一兩回錯事我們也可以裝着不知道。”

三

留宿尅虎塞的一夜，賀龍將軍給了我們最大的愉快。

我們上午十點鐘渡過黃河，繼續前進原是他預先決定了的，但我們卻不能不在那為八路軍所扼守的古老河流的岸邊停留下來。使他改變計劃的是楊愛源將軍，他正在那裏檢閱他的山西部隊。

在白晝的大半天當中，賀龍將軍僅僅讓我們鑒賞了他從敵人手裏得來的日本馬匹，一個特務員，一個跛腿馬兵和

一個小鬼的大膽的馳騁，其餘的時間便全花費在他和友軍將領的會談上面。他回兵站時天已經黑了。我們都陸續走進他的房間裏去。一有機會，我們總高興設法傾聽他那有聲有色的談吐，這在短短的行軍中已經成了大家的習慣了。

他是很會刻劃人物的。當在延安的時候，一次他的幾個朋友偶爾談到一個新進的工作同志，覺得頭痛。但其中有人並未見過這位似乎有點假裝正經的智識份子，因而略顯吃驚地問道：

“這是怎麼一個人，我為什麼沒有見過呢？”

“怎麼一個人嗎，”長久沉默着的賀龍將軍忽然開口了，“聽我告訴你吧。就這樣：瘦瘦的，頭髮很長，隨時夾窩裏挾着一本書；今天這本，明天那本，也沒有看他翻過。……”

但這天夜裏他給我們展覽的卻是中國社會上的另一種產品。渾名周鐵鞭，湖南人，年青時候隨着一個同鄉的京官去北平當跟丁，不久卻又輪番幹起茶博士和算命先生的營生來。民國反正他糊糊塗塗地到了陝西，而且又糊糊塗塗地在那時的混亂局面下做了軍門。但終竟露出破綻，於是包袱一卷，逃回老家去了。雖然故鄉待他並不算壞，牠前後擎司令和副官的位置歡迎了他，他卻依舊戀戀不忘他那三天短促的軍門生活。那時常掛在他的嘴上和夢想裏的就是這件事。

醫卜星相這些精神法寶他都懂。他時常騎了馬去鄉間“捉龍，”而在司令時代，他自信是捉住了。於是他吩咐他的愛妾立刻死掉好葬下去，這因為他愛她，恰恰又只有她養着一個能够承受一份龍脈的好處的男孩。然而她纔不受抬舉，也不往子孫的幸福上着想，她哭鬧着哀求着，最後把他的部屬慫恿出來威脅了。他們於是向他宣言，他要是再這樣發瘋下去，他們就要離開他，或者讓他自己滾蛋。

總之這是值得考慮的，而那最爲適合的辦法便是讓她活着而去那龍脈所在地的廟子裏出家。……

“你們笑！”忽然自己先停止了笑，賀龍將軍又望我們繼續說下去了，“他硬把她送去當了尼姑纔完事的呢。這個人就有這樣怪，他的樣子也就特別得很。人很高，又黑又瘦，肩頭這樣寬，眼睛鼓鼓的，一個頭小得像湯圓一樣。他常常向我們誇口說，我這根鐵鞭呀，不但能够驅瘟避邪，而且能够過河！”

我們忍不住大笑了，但他自己卻不笑，而當我們剛剛喘過氣來的時候，他又誘惑似的說了：

“要是高興聽，我一生遇過的怪人多得很呢。”

但他並不立刻接受邀請，主張我先講一個。我講了一個老名士的故事。酒精和女人是得不到這位名士的重視的，他一生喜好的是大煙，少有離開床舖的日子。一次，他的學生

之一的一位師長的老太做大生，半月前他就決心親自出馬參加。但他每天都照例躺在床上打鼾，而一到旁晚醒來總又責罵一通僕人，說他們早上就該叫醒他動身的；雖則他們只差壞破他們的喉嚨。壽期一天的情形也一樣，於是僕人就用被蓋包紮好他抬往幾十里外的喜家去了。

當他們重新把他安置在床上的時候，他纔呵欠着張開眼來，而且對着面前的學生略感吃驚了，道：

“唉，我纔說過兩天到府上給老太太拜壽呢。”

“這是你們四川內江的趙班若呀！”我的敘述一完，賀龍將軍立刻微笑着插嘴了，“這個人我又清楚啲。是湯子模的老師，我兩個還見過面。學問很好，生活一踢糊塗。茶壺夜壺呀，什麼東西都往床上攔。他的趣事多得很。有一回把夜壺湊在嘴上骨碌碌喝了幾口還不曉得，第二天望着用人說，你們泡茶要少放點茶葉呀，簡直夾得不能進口！”

他學着老名士的腔調竟連自己也忍不住大笑了。

“這個不算，”停停他又繼續道：“我再給你們講個人才更有意思。老沙恐怕都知道吧，就是傅英呀。前清的翰林，一個老官僚，滿腦子的封建思想。也算得是我們湖南的怪物之一呢。”

賀龍將軍和這個怪物接觸的時候，老頭子已經七十上下了，但他的雄心並不因為他的年齡衰歇下來，相反的他還